

宋

史

百三二

列傳卷第二百三十五

宋史四百七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事兼相兼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

勅修

叛臣中

李全上

李全者濰州北海農家子同產兄弟三人全銳頭蠶目權譎善下人以弓馬趨捷能運鐵槍時號李鐵槍初大元兵破中都金主竄汴賦歛益橫遺民保嚴阻思亂於是劉二祖起泰安掠淄沂二祖死霍儀繼之彭義斌石珪夏全時青裴淵葛平楊德廣王顯忠等

附之楊安兒起掠莒密展徽王敏為謀主母舅劉全為帥汲君立王琳閭通董友張正中孫武正等附之餘寇蠭起大元兵至山東全母及其兄死焉全與仲兄福聚衆數千劉慶福國安用鄭衍德田四于洋洋弟潭等咸附之大元兵退金乃遣完顏霆為山東行省黃擱為經歷官將花帽軍三千討之敗安兒于闌頭滴水斷其南路安兒輕舸走即墨金入募其頭千金舟人斬以獻安兒無子從子友偽稱九大王不閑軍務安兒妹四娘子狡悍善騎射劉全收潰卒奉而統之稱曰姑姑衆尚萬餘掠食至磨旗山全以其衆

附楊氏通焉遂嫁之全合軍與霆戰又敗霆驍將張
惠望見全躍馬赴之槍及全若有繫其馬足而止者
全得收餘衆保東海劉全分軍駐峒上霍儀攻沂州
不下霆自清河出徐州斬儀潰其衆彭義斌歸李全
黃樞者即阿魯達霆即李二措賜姓完顏惠號賽張飛
燕俠士也此數人者出沒島嶼寶貨山委而不得食
相率食人有沈鐸者鎮江武鋒卒也亡命盜販山陽
誘致米商斗米輒售數十倍知楚州應純之償以玉
貨北人至者輒舍之又說純之以歸銅錢為名弛度
淮之禁來者莫可遏安兒之未敗也有意歸宋招禮

宋人定遠民季先者嘗為大俠劉佑家廝養隨佑部網客山陽安兒見而說之處以軍職安兒死先至山陽寅緣鐸得見純之道豪傑願附之意時江淮制置李珣淮東安撫崔與之皆令純之沿江增戍恐不能禦乃命先為機察諭意羣豪叙復鐸為武鋒軍副將辟楚州都監與高忠皎各集忠義民兵分二道攻金先遂以李全五千人附忠皎合兵攻剋海州糧援不繼退屯東海全分兵襲破莒州禽金守蒲察李家別將于洋克密州兄福克青州始授全武翼大夫京東副總管純之見北軍屢捷密聞于朝謂中原可復時

頻歲小稔朝野無事丞相史彌遠鑒開禧之事不明
招納密勅王及純之慰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節制於
是有旨依武定軍生券例放錢糧萬五千人名忠義
糧於是東海馬良高林宋德珍等萬人輻湊連水鐸
納之全與劉全俱起羨心焉嘉定十一年五月己丑
全軍至連水邀先白事楚城取器甲金穀議再攻海
州純之厚勞全金玉器用及其下有差六月全圍海
城金經略阿不罕納不剌等固守不下七月合鄆單
郢徐兵來援全與戰于高橋不勝退守石秋分兵襲
密州禽黃攔械至楚城是冬徙屯淮陰之龜山十二

年山東來歸者不止權楚州梁丙無以贍先懇丙請
預借兩月然後帥所部五千并良等萬人往密州就
食不許請速遣全代領其衆又不許丙以石珪權軍
務珪乃奪運糧之舟二月庚辰率軍二萬度淮大掠
丙調王顯臣高友趙邦永以兵逆之至南度門顯臣
敗友邦永遇珪下馬與作山東語皆不復戰丙窘乃
遣全出諭之時金人圍淮西急馬司都統李慶宗成
濠出戰喪騎三千珪及張春皆有亡失帥司調全與
先珪軍援盱眙全亦欲自試親往東海點軍赴之癸
亥遇金人于嘉山戰小捷三月先軍進駐天長全進

駐旴貽鼎立以待金人乙酉金至渦口值金將乞石
烈牙吾答名盧鼓槌者將濟全與其將鹿仙掩之金
兵溺淮者數千俘獲甚衆壬辰與阿海戰于化陂湖
大捷殺金數將得其金牌追至曹家莊而還三圍俱
解全喪失亦衆阿海者金所謂四駙馬也全進達州
刺史妻楊氏封令人六月金元帥張林以青莒密登
萊維淄濱棣寧海濟南十二州來歸始林心存宋及
擣敗意決而未能達會全還維州上冢揣知林意乃
薄兵青州城下陳說國家威德勸林早附林恐全誘
已猶豫未納全約挺身入城惟數人從林乃開門納

之相見甚歡謂得所托置酒結為兄弟全既得林要
領附表奉十二州版籍以歸表辭有云舉諸七十城
之全齊歸我三百年之舊主表馮均所作也秋授林
武翼大夫京東安撫兼總管其餘授官有差進全廣
州觀察使京東總管劉慶福彭義斌皆為統制增放
二萬人錢糧徙屯楚州先是制置使賈涉以朝命督
戰許殺金太子者賞節度使殺親王承宣使殺駙馬
觀察使全致所得金牌干涉云殺四駙馬所獲者涉
上于朝乞如約賞之故全有是受而四駙馬實不死
也十一月大雨雪淮冰合金請于制府曰每恨泗州

阻水今如平地矣請取東西城自效制府遣就盱眙
劉瑋議瑋集諸將燕全時青夏全咸願以長槍三千
人從夜半度淮潛向泗之東城將踏濠水傳城下掩
金人不備俄城上荻炬數百齊舉遙謂曰賊李三汝
欲偷城耶天黑故以火燭之全知有備引去十三年
趙拱以朝命諭京東過青崖峒嚴實求內附拱與定
約奉實歛至山陽舉魏博恩德懷衛開相九州來歸
涉再遣拱往諭配兵二千全亦請往涉不能止乃帥
楚州及盱眙忠義萬餘人以行拱說全曰將軍提兵
度河不用而歸非示武也今乘勢取東平可乎於是

全合林軍得數萬襲東平之城南金叅政蒙古剛帥
衆守東平全以三千人金銀甲赤幟遶濠躍馬索戰
時大暑全見城阻水矢石不能及乃與林夾汶水而
砮中通浮梁來往一夕汶水溢漂大木斷浮梁全首
尾幾絕蓋金入堰汶水而決之也詰旦金騎兵三百
奄至全欣然上馬帥帳前所有騎赴之殺數人奪其
馬逐北抵山谷上有龍虎上將軍者貫銀甲揮長槊
盛兵以出旁有繡旗女將馳槍突鬪會諸將至拔全
以出乃退保長清縣精銳喪失太半統制陳孝忠死
馬林兵還青州全所携鎮江軍五百人多怨憤全乃

分隸拱使先歸而以餘衆道滄州假鹽利以慰贍之
龍虎上將軍者東平副帥幹不搭女將者劉節使女
也全至楚州屬召先赴行在全自渦口之捷有輕諸
將心獨先嘗策戰勛威望不下已患之乃陰結制帥
所任吏莫凱使譖先先卒全喜而心益貳涉乘先死
欲收其軍輟統制陳選往漣水以總之先黨裴淵宋
德珣孫武正及王義深張山張友拒而不受潛迎石
珪于盱眙奉為統帥珪道楚城涉不知覺及選還涉
恥之乃謀分珪軍為六請于朝出脩武京東路鈐轄
印告各六授淵等使之分統謂可散其縱淵等陽受

命涉即聞于朝謂六人已順從珪無能為矣其後有
教令皆不納然後知淵等猶主珪涉恐甚全結府吏
伺知之乃見涉請討珪涉未有處議者請以全軍布
南度門移淮陰戰艦陳于淮岸以示珪有備然後命
一將招珪軍來者增錢糧不至罷支衆心一散珪黨
自離涉用其策珪技果窮珪素通好於大元至是殺
淵而挾武正德珍與其謀主孟導歸大元漣水軍未
有所屬全求併將之客有請以附淮將者曰使南將
主北軍則淮楚為一涉然之且曰先在時有三千虛
籍今當遣明亮覈實因可省費全聞之即獻計曰全

若朝將此軍夕與覈除虛籍因卑辭獻珍具以自結
涉不能卻遂以付全翼日復命曰初謂有虛額昨夕
細點萬五千人之外尚溢十數名涉始悟全見給他
日議更遣幕屬點之吏亟報全全忽狀白涉昨夕三
鼓連水告警云金人萬餘在邳州全思連水去邳咫
尺既無險阻城壁復弊一被攻劫則直臨淮面罪在
全矣深夜不敢驚制使已調七千人迎敵矣涉知全
詐因寢點軍之議全又白制府請于朝以劉全為總
管駐揚州分數千兵從之而將其衆十一月丁未全
遊金山作佛事以薦國殤知鎮江府喬行簡方舟

逆之大合樂以饗之總領程覃迭為主禮務誇北人
以繁盛全請所狎娼輩不與全歸語其徒曰江南佳
麗無比須與若等一到始造舳舻舟謀爭舟楫之和
焉十四年正月金人將南來全請於涉欲與劉琯共
圖泗州以伐其謀涉許之全兵至盱眙度淮攻尅泗
州之西城入城市守琯徙盱眙芻粟以實之防城之
具俱撤以往為必守之計未幾盧鼓槌來取西城全
盛兵出戰大敗統制賴興死全閉城自守明日復戰
不勝全遁歸資糧器械悉以委敵金人既陷蘄州扈
再興趙范及其弟葵邀擊于天長全隨行襲金人後

謁而賀曰二監軍已立大功乞以餘寇付全追之然
全追之不甚力亦以是進承宣使十五年二月瑋再
取西城盧鼓槌背城力戰戒惠必獲全不獲則斬惠
數嘗敗全于山東而不能獲每歎曰天假此賊事未
可量及聞盧鼓槌言自度進未必獲退復受戮即陳
躍馬奔全壁棄所執兵請降全掖而起之相與歡甚
不數日惠戲下數千人皆潛至全與惠歸請于制置
司官之令自總一軍膠西當登寧海之衝百貨輻湊
全使其兄福守之為窟宅計時互市始通北人尤重
南貨價增十倍全誘商人至山陽以舟浮其貨而中

分之自淮轉海達于膠西福又具車輦之而稅其半
然後從聽往諸郡貿易車夫皆督辦於林林不能堪
林財計仰六鹽場福恃其弟有大造于林又欲分其
半林許福恣取鹽而不分場福怒曰若背恩耶待與
都統提兵取若頭爾林懼懇于制置司涉密召林戲
下問之福伏兵于途以伺林覺不追於是李馬兒說
林歸大元福狼狽走楚州冬加全招信軍節度林猶
遺涉書詆全明已非叛涉以咎全全請為朝廷取之乃
提師駐海州以迫林涉間道遣黥胥王翊閭瓊勞林
林泣涕道其故翊歸全使人殺諸塗全攻林急林走